

那时,菜地是裸露的。一垄垄的蔬菜瓜果,承载着阳光、风霜、雨雪,慢慢地熟了。绿黄红紫的蔬菜到了餐桌上,季节更替的感觉,格外分明。

四月,有一天,见餐桌的中央,摆着一大碗色泽鲜丽的汤,蚕豆显出了青,番茄荡漾着红,开洋点缀着淡淡的黄,浅绿色的汤汁,冒着热气,像要把春天的气息在餐厅弥漫开来。

我对妻子脱口而出:这是一碗春天的汤。在我眼里,这一年的春象来得迟,屋前草坪中的黄草堆,刚露出嫩绿的新芽,窗外吹来的风,仍有阵阵寒意。春天,是由这碗汤

给我带来的。

妻子有点发怔。

从一碗清淡的蔬菜汤,立马联想到春天。这不仅是因为,汤水中,蔬菜的品种和色泽,自然地显露着季节,更是因为它引发了我,有了一次对春天的追念:很多年前,在冰天雪地的远方,我们曾经执意地遥想起江南的春天,那里是我们的家乡。年轻的、单纯的对春天的美好追逐,使我们的一位好伙伴失去了生命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大兴安岭最北端,那个犹如远古的荒蛮之地,我们的帐篷安扎在樟树林的深

春天的记忆

宁白

处。四月份,江南已是草绿鸟鸣,流水潺潺。这里,放眼望去,满山遍野,朔风寒冷。从帐篷里看着不远处

的冰雪山峦,每个人都想家。杭州“插友”说,西湖的春天多美啊,柳枝点拂清波,桃花飘红白堤。

一个星期天的中午,我们又凑在一起聚餐。小W拿出洗脚用的铝盆,这比洗脸的搪瓷盆,既大又深,更容易传热。倒上用冰化成的水,倒上炉子,就是汤

。伙伴们,你扔进了香肠,他放入了咸肉,香菇和咸鱼也被从纸箱里掏了出来,统统往锅里扔了进去。千里迢迢背来的江南美味,都是母亲塞进包里的。有人和好

了面,捏成一片一片放入锅里。香气出来了。闻着香气,小W嘻笑着坦白:放心,我已经三天没洗脚啦!

又在旅行袋找那包虾皮的,小W,突然嚷嚷起来:这汤里没个绿色,哪像一盆四月里的汤?他忘了,自己正处在天寒地冻之中,却把帐篷当成了南方家的小屋。

一转身,他跑了出去。回来时,手里抓了一把小葱,说是向家属院的东北大嫂要来的。小葱在他手里,被撕成寸段,一把甩在了汤锅里,一股葱香随即飘了起来。满脸快乐的小W,兴奋地扬手高喊:这叫春天疙瘩汤!

仅仅是浮在汤面上的那丝丝点点的绿色,就让他硬是与春天扯在了一起。他说:说不定,现在,我妈妈正站在窗前,迎着春风,向我们雪花飘飞的大森林眺望。小W的感伤,让原本欢快的气氛,瞬间沉郁了起来。

围着汤锅的每一个人,其实,心里想的都和小W一样。

酒是必须喝的,而且是白酒。说是白酒,其实是食用酒精。每人都拿出

了刷牙用的搪瓷杯,倒上酒,一阵叮当碰撞。嗓音粗重,说出的是,春游去公园,在一弯浅浅的河水里,网起了蝌蚪,冲向草坪,草坪边的鲜花开了,叫不出名,开得真是好看。

谁知,下午突然要加班了。我们只能扛着弯把大锯,摇摇晃晃,踩着积雪上山。酒劲升腾,力大无穷。朝天吼着“顺山倒”,挺拔的樟子松一棵一棵随着喊声慢慢倒了下去,树上的雪花飘洒而落。

突然,有人惊叫:小W,你咋啦?我们围上一看,一根树杈击中了小W头部,鲜红的血,刺目地浸透了白雪。大山僻野,荒无人迹,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小W的身体,在冰雪的四月里,慢慢冷了。

小W母亲,只身从南方赶了过来,几千公里的路程,从春天走进了严寒的帐篷,人已瘫软。

我们在山坡的林子里埋葬了小W。很多年后,当地人告诉我,小W的坟冢已经无法找到了。不知

道,他的母亲,后来有没有再去看看她年轻的独养儿子。

小W勃发的青春,是祈盼家乡的春天而消失的。一锅春天疙瘩汤,半杯食用酒精,让他对春天的向往,对家的思念,飘飞得太远太远。

帐篷里的伙伴们,都已经回到了家乡,带着那锅春天疙瘩汤。每个人都对春天敏感,都在春天里,对餐桌上有一碗绿色的蔬菜汤敏感。

那些菜瓜豆茄、鸡虾肉鱼出现在人生过往的悲喜跌宕中时,其物质的本相,会被赋予情感。于是,无论是一款菜、一碗汤,都会潜入于你的心灵。

妻子也曾在大兴安岭下过乡,她听了这个故事,唏嘘不已。后来,她做的那碗汤,在四月的春天里,常常会引起我们共同的话题。远去的小W和森林里的青春时光,便一遍遍地让我怀想。

有春天里的家乡可以牵挂,即使你路遇荒途,那一片清绿中涌来的家的暖意,也会让你举目静心,步履坚定地再向前走。只是,小W已经不在。

15岁那年,菲敏一个“勇敢”的决定,成了她人生的分水岭。

读中三的这一年,她成绩不错,被校方分配进理科班。平日寡言少语的父亲,罕见地露了笑容,说:“理科好!上大学时,可以选读土木工程。”开设建筑公司的父亲,一心希望独生女菲敏可以成为他事业上的得力助手。母亲呢,脸上笑意汹涌澎湃,逢人便说:“阿敏进了理科班呢!”

在那个年头,孩子入读理科,就代表了有出息。

菲敏呢,表面高兴,骨子里忧愁。一向喜欢文艺的她,一心想要选读的,其实是文科。面对兴高采烈的父母,她说不出。自小她便是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孩子,加上父亲性格严肃,父女俩很少交谈。母亲呢,朋友多,活动多,加上工作忙,交心的时刻也不多。可菲敏并不寂寞,她在文学的世界里找到了缤纷的快乐。母亲很满意时时刻埋首于书堆里的女儿,时常告诉她:“阿敏是个不让人操心的孩子。”

在理科班勉强地读了一个阶段后,菲敏这个规矩得像是机器里一颗螺丝钉的孩子,居然起了“叛逆”之心。她擅自决定,由理科班转入文科班。这是她平生第一回忤逆父母的心意,如此毅然,如此决然,坚如磐石,有“壮士断臂”的勇气。

那天,在学校里办妥了转班手续后,她才感觉,恐惧像面团不断地在心里发酵,迈向家门的那双腿,软得像萎蔫的萝卜。她无法面对父亲的暴怒和母亲的伤心,找了家咖啡店,买了一杯咖啡,喝完了,又再买一杯——那是一个没有手机的时代,是一个“惹不起,躲得起”的年代。

暮色像落在宣纸上的墨汁,越扩越大,她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躲到天荒地老,于是,在公共电话亭拨了电话。母亲的声音,爬满了蚂蚁:“阿敏,你在哪里?”她结结巴巴地说道:“我,我就快回家了。妈,今天,我办了手续,由理科班转到文科班了。”电话里,是死般的沉寂;不旋踵,母亲的声音又响起了:“你回来吧,回来再谈。”

站在家门口,她觉得有丝丝缕缕的阴冷不绝地从心尖上渗出来,渗出来;然而,还没掏出钥匙,大门便被拉开了。意想不到的:母亲的脸上,居然泛着蜻蜓点水般的笑意,有春临大地的暖意,她说:“阿敏,你饿了吧?想吃什么,我给你煮。”父亲坐在沙发上读报,看到她,搁下报纸,语调温和地说:“累了吧?快去洗澡吃饭吧!”

没有她所害怕的电闪雷鸣,也没有她所畏惧的滂沱大雨。

没有,什么都没有。洗过澡后,母亲已经把一大碗她最喜欢的面线搁在桌上了。雪白的面线上面,是喜气洋洋的红糟鸡——那是家有喜事时,母亲常常煮的。她低头吃着面线时,热泪吧嗒吧嗒地落在碗里。吃完了,母亲说:“再来一碗吧?”她点头。

临睡前,父亲走进她的房间,说道:“阿敏,行行出状元,读文科,也是挺好的。”

她在被窝里,泪如雨下;她以为、她以为……原来都是杯弓蛇影。

如今,担任校长的菲敏,经常苦口婆心地告诉家长:“孩子的选择,也许会和你们的心愿背道而驰,然而,你们温柔的接纳,却能给孩子一个幸福的人生。”

清晨急雨后

柴惠琴

六点差几分钟,迷迷糊糊,醒与未醒的恍惚之间,一阵急雨敲落。雨下来了,天亮起来了,树上的鸟儿躲起来了。

听到雨声就欢喜。

在很早以前,我养过一玻璃缸金鱼,换一次水需要好几桶。有一天暴雨,接了水直接倒进鱼缸后几小时,所有的鱼都死了。我只记得接来的雨水和矿泉水一样澄净。

急雨敲打早晨,在彻底清醒之前,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之前。

一些念头乱七八糟,那些从来不想记住的,趁我不够清醒,冲过来朝我一顿拳打脚踢。

1924年,我国著名教育家、翻译家夏丏尊在绍兴上虞白湖湖边的春晖中学执教时,曾完成一本译著,那就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所著《爱的教育》。《爱的教育》从一个意大利小学三年级学生的视角,记述其一年在学校及家庭的见闻与思想。夏丏尊说他也是为人父为人师,可读了《爱的教育》后,觉得“好像丑女见了美人,自己难堪起来,不觉惭愧了流泪”。尤其当他读到“书中叙述亲子之爱,师生之情,朋友之谊,乡国之感,社会之同情……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趣味,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。于是不觉就感激了流泪”。

《爱的教育》虽说很适合儿童阅读,但夏丏尊却更愿意把它推荐给天下所有的父母和教师。原因是他在《爱的教育》一书中,领略到了教育的真谛,而这正是他痛感在当时的中国所缺失的。他在该书译者序言中写道:“学校教育到了现在,真空虚极了。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,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,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,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。”夏丏尊所说“教育的生命的某物”就是情,就是爱”。也惟此,《爱的教育》一书中那些充满情和爱的故事,特别打动他。比如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:学生安利柯这天放学后,去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老师。他是从母亲嘴里知道,老师每天白天授课五小时,晚上还要去夜校辅导两小时,他是因过度劳累才病倒的。躺在病床上的老师看到安利柯来看望他,“就用了深情的声音说:‘啊!安利柯吗?’我走近床边,先生一手搭在我的肩上:‘来得很好!安利柯!我已病得这样了,学校里怎样?你们大家怎样?好吗?我虽不在那里,先生虽不在那里,你们也可以好好地用功的,不是吗?’”老师的肢体语言是不是很亲切;老师的说话语气是不是很暖心!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老师,放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学生和学校。

说时,老师发现安利柯注意到了他在墙上挂着的许多相片,便说:“这都是二十年前得着的,都是我所教过的孩子呢。个个是好孩子。这个是我的纪念品,我预备将来死的时候,看着这许多相片断气,我的一生是在这班勇健淘气的孩子中度过的。你如果毕业了,也请送我一一张相片吧!”但说完这话,老师马上又说,“我还望病好起来,万一我病不好,望你用心学习算术,因为你算术不好。要好好用功的啊!”“我差不多没用了!所以望你将算术,将练习题好好地用功!做不出的时候,暂时休息一下再做,要一一地去做,但是不要心急!”躺在病床上的老师针对安利柯学习上的不足,开出的方子具体而细微,话语恳切而真挚。作为学生,受教于这样的老师,还有什么理由不用功;作为家长,把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,又怎能不感到放心和欣慰?

都说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,这其中健康的童年无疑是一个重要支撑。有了这样的支撑,才能够建立起一个人日后的健康人格。正因为深谙这一点,自律且谦和的夏丏尊比照《爱的教育》中的父母和老师,他还是自认做得不够,所以才有他的愧和泪。

陆其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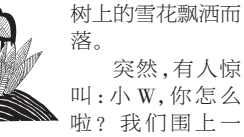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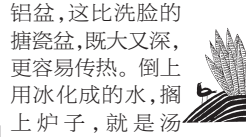
陆其国

陆其国

陆其国

陆其国

陆其国



下山途中偶相遇
本无色空两相悦

下山 (设色纸本) 朱刚

静安现代戏剧谷在2009年推出时,我有点“茫然”。《诗经》里说:“人亦有言,进退维谷。”“谷”是以山谷、深坑之义来比喻困境的,那戏剧谷岂不是要被座座大山给镇住了?可又一想,从甲骨文字形来看,“谷”的初义为两山之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,原本是可以冲出去进而汇成大江大河的。

果然,十多年来,我目睹了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发展、壮大。

记得第一年的演出季由音乐剧、小剧场话剧、国庆献礼剧、时尚戏曲“四大板块”组成,上演了十七台剧目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话剧题材多为悬疑侦探推理,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希区柯克轮番上场;还有一台志刚艺术工坊的“星·杂剧”,以经典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为蓝本,全明星、多剧种,越剧、沪剧、淮剧、川剧、锡剧、滑稽戏等熔于一炉,“越剧王子”赵志刚、“金嗓子”茅善玉、淮剧名家梁伟平、“黄梅戏五朵金花”之一杨俊、“锡剧王子”周东亮、川外名家崔光丽等齐齐亮相。不过,热闹之外,尚觉得气势不大,比如原创少、大剧少、民众参与少。

这些年来,上海的文学艺术创作都在孜孜追求“上海出品”,可“上海出品”不是空中楼阁,总得要落实一个具体的出品地。在我看来,如今,静安已然成为“上海出品”中戏剧

创作名副其实的“大本营”。新近获得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的“上海出品”杂技剧《战上海》,就是在静安现代戏剧谷首演的,这部创意十足的剧目使“杂技剧”成为一种被观众认可的艺术范式,其原创性不言而喻,遂成追逐风潮。另外,舞台剧《繁花》、非虚构戏剧《辅德里》、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等同样都诞生、首演于静安。

谷水高涨汇潮流

简平

说实话,我看到今年静安现代戏剧谷的二十三台演出剧目时,甚是惊叹,真可谓大剧云集,题材多元丰富,完全没有单一狭隘之感。中国本土的几部剧目都与文学高度匹配契合,王蒙的《活动变人形》、莫言的《红高粱家族》、冯唐的《春风十里不如你》,一搬上舞台,我相信话剧在获得文学的支撑后思想性会更加厚重而深刻。三部国外剧目同样视野开阔,罗马尼亚的《谁害怕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》、意大利的《喜悦》、希腊的《弗里达·卡罗》,不仅叙述方式各个不同凡响,表演上也令人耳目一新。观赏《喜悦》仿佛是经历一段奇妙的生命旅程,台上台下,演员和观众声息互通,彼此连结,一同穿过焦虑、

喜悦、痛苦、激情等情感的河流,最后捕捉在瞬间爆发出来的快乐。

我觉得静安现代戏剧谷最大的成就,莫过于让“戏剧生活”的理念深入人心。我至今记得2018年鲜花盛开的五月,静安公园门口排起了长队,原来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市民在置放的“朗读亭”里进行剧本朗读。还有一次,在“昆曲王子”张军的率领下,万人齐唱新昆曲,制造了一个完美的“巅峰之夜”。从2020年开始,“中外家庭戏剧大赛”成了又一新亮点,家庭成员、亲朋好友、同学同事、街坊邻居等都可以组队参与,吸引众多市民登台展示才艺,一时间,真是“全城有戏”,我的一些朋友都跃跃欲试,其中还有自闭症患者。

我想,“人民城市”也罢,“民生幸福指数”也罢,都不只是空泛的概念和标语口号,是需要通过一件件实事去体现的。静安现代戏剧谷就是一个范例,十多年以来,上海这座被戏剧点亮的城市,以其精神高地呈现于世界,正道是谷水高涨汇潮流。

十日谈

我与静安现代戏剧谷

责编:殷健灵

